

# 多层阅读：奥维德《拟情书》中的美狄亚

刘淳

《拟情书》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方式，即“未来投射”：后来的作品指向更早作品，从而令人意识到将要发生、但尚未发生在人物身上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这种情况下，人物、读者和诗人并不处在同样的位置；人物还不曾经历未来的某个事件，但读者已从某个更早的作品中读到了，而诗人则戛然而止，令读者独自品味其中的意味。

“听说，你已乘船归来，踏上塞萨利的海岸

金羊毛令你富甲一方。”  
(许普西珀勒)

“只要有利刃、火焰和有毒的药液，

美狄亚的敌人就不会没有报应！”(美狄亚)

这两句分别来自《拟情书》的第六封信和第十一封信，借许普西珀勒(Hypsipyle)和美狄亚(Medea)之手，写给同一个男人伊阿宋(Jason)，那位先后娶了她们的希腊英雄。但许普西

珀勒的信，也在美狄亚身上花费了大量笔墨。而两封信中的内容也反复指向更早的有关美狄亚的作品，最主要的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《美狄亚》和阿波罗多洛斯的《阿尔戈英雄纪》(Argonautica)。美狄亚无疑是奥维德偏爱的人物：《变形记》卷七中也集中刻画了美狄亚；他还有一部名为《美狄亚》的悲剧，惜已失传。就《拟情书》来看，其中的两个美狄亚形象各不相同，而且也不同于我们所知的之前和之后的文学形象。

欧的悲剧主要集中于美狄亚在科林斯，面对被伊阿宋抛弃、被克瑞翁流放所做出的反应，直接描绘了美狄亚杀死孩子，腾空而去的情景。阿波罗多洛斯的史诗则聚焦于一众英雄，美狄亚更多是助力英雄事业的少女，作品也花了很大力气刻画少女美狄亚的痛苦抉择。而奥维德将要写下的《变形记》中，对美狄亚的巫术给予了大量正面的描述；《拟情书》则选择了相对“平淡”、并没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刻。但这也是一些非

常重要的时刻，决定了写信人回顾过去事件的方式和态度；而奥维德似乎狡黠地告诉我们，女主人公此刻的心境，也决定着未来的事件。

## 《拟情书》：在深厚文学传统中创作的新文体

我们所知的奥维德《拟情书》(Heroides)，包括二十一封

诗人虚构的书信，除第十五首萨福的信之外，写信者都是神话中的人物。前十五首是单篇书信(single letters)，以女性的口吻写给自己的爱人，一般认为是奥维德的早期作品，与《恋歌》写作时间相近；最后六首由三组往还书信(double letters)组成，是三对爱侣之间的通信，一般认为是奥维德流放期间所作。单篇书信的前十四封、第十五封以及往还书信，有各自不

(下转7版) →

← (上接5版)

克《忆周振甫钱锺书先生》)。这里谈违背古典美人标准的面容肤色，正如奥维德所言美人痣，本被视为瑕疵甚或缺陷，反而可以在千篇一律中塑造出别致的美感。读书笔记评《金瓶梅》写人物相貌，“孟玉楼之麻、王六儿之黑，皆选色及之，一破套习”。《管锥编》“增订”也说：“‘雪肤’、‘玉貌’亦成章回小说中窠臼。《金瓶梅》能稍破匡格。”

《堂吉珂德》中桑丘见到了主人幻想的美人杜尔西内娅，唇边生痣和金毛，“我一点儿没有看见她的丑，只看见她的美”(杨绛译文)，这是受主人的心智影响发的昏话(即所谓“桑丘的堂吉珂德化”)。钱锺书读到娄卜本《希腊牧歌诗人集》中希腊化时代的提奥克里忒将叙利亚美人的黝黑肤色形容为“蜜糖棕色(honey-brown)”，归因于“悦目即姝，惟爱所丁”，令我们想到方鸿渐讨好鲍小姐的昵称，“黑甜”。《札记》中随即以奥维德《爱的艺术》来作为补证：“有许多字眼可以用来掩饰那些坏处。那皮肤比伊里力阿的松脂还要黑的女子，你可以说她是浅棕色”(戴望舒译文)。前一句，Nominibus mollire licet mala，直译作“缺点可经名称得以削减”，钱锺书深晓修辞术中的名实分别，自然能够赏其意趣。有趣的是，这也难免教面皮白净的钱夫人杨绛先生要出来说：“后世读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，就要追问诗人钟情的‘黑女郎’(Dark Lady)究竟是谁”，

总想着要提醒我们，那是枉费功夫(《真实—故事—真实》)。

堂吉珂德曾高谈阔论，纵议古今诗教，信口说：“有些诗人宁可冒流放庞托岛的危险，还是要骂人”，其实是奥维德早年多写放纵轻浮的诗作，后成为被放逐的罪名。老塞涅卡拿美人脸上的痣说事，本来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隐喻诗歌主题上公开展示的道德污点。“立身”别于“文章”，本是《管锥编》里反复讨论的一个大题目。其中当然也提到了奥维德在《哀怨集》里的自辩之语：

crede mihi, distant mores a carmine nostri;

vita verecunda est, musa jocosa mihi.

钱译：“作诗与为人殊辙，吾品行庄谨而篇章佻狎。”辞章上的恣肆放荡不该与人品上的表现并置而论，换句话说，那些满纸高尚说教的道德文章，岂不正如动用一切手段把容貌掩饰得毫无瑕疵的美人，表现的就是毫无生趣的 stupidly good 吗？《札记》中谈到《爱的艺术》在后世的接受，不同意霍理斯在《性心理学研究》中认为此书在文艺复兴以后才具有重要意义的看法，“概不知 Chrétien de Troyes 早于十二世纪译此诗，一时作者奉为鸿宝也”，“更不知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皆尊此诗，而所见适反也”(谓中世纪人有意忽略原作主旨)，——虽是借他人之成说来发议论，却是何等宏通通达，这正是钱锺书对文学与人性之关系保持深入关照的结果。

我在这里随意地列举了钱锺书著述或札记中的几处奥维德引文，另外的引文还有很多(《管锥编》就引过至少12处)。囿于篇幅关系和作为文章所限定的某个范围，当然不能逐一全部摆出来。如果真地“假以年寿”，那部题为《感觉·观念·思想》的“西学《管锥编》”终究成书，而且奥维德也真成其中的枢纽作家，那么钱锺书会选择《变形记》还是《爱的艺术》呢？前者显然更著名，但钱锺书明显更喜爱后一部书。可我们总要提防有人会不以为然地提问：就算写成了，这些谈谈“美人痣”或是容貌肤色、“爱的艺术”的话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？

那些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风风雨雨的老辈学问大家们，我读其书，也时有“想见其为人”的会心之处。近 come 上课介绍罗念生翻译荷马史



《纽伦堡编年史》(1493)里的奥维德画像

诗《伊利亚特》的情况，突然发现这是老先生去世前一年才决意动手的，而他最先译的，居然是最后一章。特洛伊老王跑到希腊人的军营，打听到他儿子的尸首没有被狗和鸟吃掉，诗人说“老人听了很高兴”，认为神明还是祝福了他的儿子。此后，我们看到老王跪在阿基琉斯面前，“抱住他的膝头，亲那双使他的许多儿子丧命的杀人手”，然后提出恳求：“阿基琉斯，你要敬畏神明，怜悯我，想想你的父亲，我比他更是可怜，忍受了世上的凡人没有忍受过的痛苦，把杀死我的儿子们的人的手举向唇边。”没有高谈阔论的那种文辞，但我觉得，特别感人，由此才算认识到罗念生的伟大。

钱锺书和罗念生不同，他不译名著，而是以渊博的引文完成著述，看起来是眩人眼目。但假如我们把他对某个大作家的摘引汇总一下，总还是看出一些独特之处。比如奥维德，钱锺书为何要赞同他对所谓“完美”概念的否定呢？在现实中被视为“污点”、“瑕疵”的诗文描述，就是不道德的文学吗？用言辞、声调的巧妙安排，就能遮掩事实上的丑陋，让世人以为那就是高尚或完美的事物吗？最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有丰富复杂的含义，我们在某个时代与之相遇，发现其中的某些内容。钱锺书感于现代中国学术的漂泊无根，要尽一切努力走出时代局限，对中西古今各家造名拟象、言志载道的精神成绩进行总结，不妨广为取譬。

比如《管锥编》里曾讨论魏明帝《报倭女王诏》里“哀”字可训为“爱”字，由此生发“殊情有贯通之绪，故同字涵分歧之义”的意见，认为概念相近的要见其差别，概念不同反能相通。随即谈到概念区分有“分而不隔”的交界处，以四时朝暮的交迭相递为喻，“明于人事治道者，必不限断井然”，于是注中引出奥维德《拟情书》里的话，“暮光降临大地，此是白日之终了，亦是暗夜之始来”(Modo facta crepuscula terris, Ultima pars lucis, primaque noctis erat)，钱锺书说：“昼夜终始，断定殊难。外物犹尔，衷心弥甚矣。”这里是谈诗论艺的修辞学，还是思辨论证的逻辑学？和我们的日常思维、行为准则乃至对于真理的认识有无关系呢？在这个关系里，我们还会看不出有深切的现实关怀吗？

有人见钱锺书读书每每菲薄古今作家，即使对极伟大的作品也能挑剔出一二小毛病来，便批评他刻薄阴损，这仍然是以为瑕疵损害完美的“不够现代”的表现。伟大的著作，难道需要像一本准确无误的列车时刻表吗？只有认同伟大的艺术作品存在瑕疵会更独特，正如美人脸上生痣而更为俏丽一样，我们才会认识到，钱锺书那样细致入微的“挑剔”，其实就是赞赏啊。就此而言，奥维德和他真是东海西海相隔两千年的知音呢。

(作者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师)